

← (上接4版)

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》选摘

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八日

枚荪自重庆还，谈久之。……枚荪言重庆消息，宋子文将请孟邻师为行政院秘书长，师已允之。余疑其不确。果有此事，未免辱人太甚，不惟个人之耻，抑亦学校之耻。师果允之，则一生在教育界之地位全丧失无遗矣。

六月七日

月涵言骝先有调长交通讯，教长有雪艇、梦麟两先生说，宣传部改隶行政院，易名情报部。雪艇不愿就。

六月十日

十二时雪屏还，言孟邻师任行政院秘书长事传甚盛，宋在美确有电来，今宋已正式任命，恐更难辞。重庆看法与我辈异。近日各部事均由院作最后决定，其职甚重，故必老成硕望者任之。且宋将来必时常在外，镇守之职尤要，故多盼师能就此。然余意此事究系幕僚职事，与政务官不同。且师年已六十，若事事躬亲，亦非所以敬老之意。若裁决其大者，则必需有极精强部属，求之旧人，可谓一无其选，余绝不能更为此事也。为师计，殊不宜。

六月十五日

晚饭后至才盛巷治事。知孟邻师于十四日自美动身返国，计程二十一二日可到昆。

六月十九日

晚在宿舍食客饭，后至才盛巷治事。晤蒋太太。计程孟邻师后日可还。

六月二十二日

四时入才盛巷治事。作书上孟邻师，托蒋太太明日带渝。书谈三事：一、同人属望甚殷，此次回国未能先到昆明，应来书向同人有所表示；二、为将

来复校方便计，联大以仍用委员制为宜；三、提胡适之师为继任人。又作书致孟真说二、三两点，请其向骝先先生一言。与枚荪谈久之，亦以二、三两点为然。

六月二十六日

三时至才盛巷治事。七时诣芝生。七时半至学生公社参加北大同学茶话，现共十二人，均到，教员惟逵羽及余。……孟邻师已发表行政院秘书长并视事。

六月二十八日

至才盛巷治事。昨日重庆《大公报》有孟邻师谈话，谈美国教育并谈及行政院事，盖一时权代，仍兼联大职务。与枚荪谈。枚荪于师此次就任前未能先将北大事作一安排深致不满，以为今后北大应由胡适之师主持，孟邻师不宜更回。余甚忧之。闻宋子文昨日经昆明飞加尔加达转苏联，同行有刘泽荣、胡世泽、蒋经国。九时还舍。与从吾谈。近日同人多疑余将往重庆，孟邻师无此意，余亦绝不往也。

六月二十九日

作书上孟邻师重庆，录于次：“二十三日匆匆手上一书，计蒙赐察。本日读二十七日《大公报》吾师谈话，知行政院事以外仍可暂兼北大、联大校务，闻之欣慰无量。年来北大同人以环境关系不无悒郁，因之趋于沉闷。去年闻吾师谈复校计划，春间又闻吾师谈赴美便中与彼邦人士商谈胜利后合作诸事，于是精神为之复振。月来同人相晤，莫不以吾师归期相询，念之殷，不免盼之切。尚请吾师于百忙之中抽暇致同人一书，可由枚荪转，说明被强邀赴渝，未及在昆下机之故，以慰同人殷勤之望。近日偶与同人谈及，莫不以联大改制为虑。联大常委原由部令发表，如师一时不克返昆，可否由部请胡先生代理，胡先生未还以前由枚荪暂代？或胡先生暂时不能还，即由部令枚荪代理，以安同人之心。

○待罪北大秘书处已历年所，今师既不能常在昆，若仍由○续任，似有不肯放手之嫌，于○于吾师，均无益处，拟请准予辞去此职。○立志终身服务北大，绝不因无名义而渝此志，想必蒙洞鉴也。后日开教授茶话会，同人皆盼得吾师消息，谨以附陈。”信用昨日口气，以昨夜枕上不寐所想到也。继任人选余想到端升、物华、廉澄，以不便写，故未提出。十时半入校治事。十二时离校。得孟邻师书，系二十七日所发，系得余二十三日信而写，谈在美情形，谓联大事请枚荪代理，北大事由余负责。余以所写信尚未发，加注数语，对于北大秘书长事仍请考虑余辞。

六月三十日

二时半至才盛巷，首晤端升，继晤景铨，以孟邻师函先视之，诸人毕至。枚荪以事外出，比归，余复以函视之，枚荪主分示同人。四时半开会，以函传观。枚荪主席，报告今日开会之意有二：一、学年末聚会；二、校长就任行政院秘书长，予学校以很大波动，同人如有意见，七月三日往渝可以转达。之椿首先发言，谓行政与教育不应混而为一，原则上校长不应由行政官兼任，传统上北大无此先例，且反对此种办法最久，表示坚决反对。之椿谈后，沉寂者一二分钟。景铨发言，谓事实上孟邻先生已被迫就职，无法挽回，且就学校亦非绝对无利。大猷继言数年以来，北大校务未单独进行，故校长无多事，今虽兼职，于事无碍，今日急务在物色教授，应请院长、系主任多负责。子水继言原则上赞成之椿不兼之论，事实上主张大猷之说，并谓素来觉得官重。枚荪言孟邻先生此次未能先回昆明与同人一商，实属错误。于是之椿正式提议改谈话会为正式教授会，一电孟邻先生，请其即归，一电适之先生，请其返国。锡予首先赞成，廉澄亦附议。锡予言适之先生气迫大，不惟可以领

导文学院，并可领导理、法学院。枚荪乃报告最近两个月与端升两电胡先生经过，第一电就参政会立言，第二电就学校立言。子水又言主张胡先生回问政，不主张办学。端升乃报告在美国与胡先生晤商情形，在十一月前绝不能回，主张用同人私人名义请其回校，不必用教授会名义，蒋先生电可不发。于是发言甚乱。大猷言国民会议十一月开会，政府可能改组。自昭言绝端赞成孟邻先生作官，对其个人与学校均有利，故主张仅电适之先生，景铨、从吾、立庵亦主之。枚荪谈孟邻先生太粗心，细密处全未考虑，言时不免稍动感情，主张请孟邻先生要作官就作官。廉澄言之椿、锡予之意，即主请其表示态度之意。于是空气颇现紧张。锡予乃从容言其附议之椿提议，注意后段请胡先生回国非为蒋先生事，至于胡先生回校，亦与校长无关，应分别观之。空气复趋缓和。膺中不主张电或函蒋先生，谓今日所见之信乃致余个人者，非致同人者，可不作数。锡予言不致函同人最无道理。最后乃决定改正式会，由枚荪、端升及余电胡先生请回国领导学术工作，托枚荪将今日会场情绪传达孟邻先生。乃进包子而散。今日到会二十八人，最激忿者枚荪、之椿，而廉澄附之，次之则锡予，但其后稍缓和，发言和缓者景铨、铁仙、逵羽、大猷、从吾、子水、膺中、立庵、端升，赞成者自昭，未发言者士彤、化农、质夫、濯生、家骅、华焯、物华、仕俊、承植、泽涵、承谔、书琴、泽承。会散，枚荪、端升、锡予起草电稿。余见子水所记今日记录，于“将今日会场情绪传达”之下有“以示责备之意”数字，提出抗议，以为与事实不符，同人并无此意，枚荪乃改之。余与锡予离才盛巷，枚荪徐怒未熄，谓将休假，与锡予共慰之。……会前，端升语余今日之会不宜开，会中端升又语余来函不宜传观，此均余所

未及深思，然已无及矣。就今日同人情绪观之，实无他感，只是事前盼望甚殷而临时未到昆即入渝，事后又无消息，大家全未商议，不免不快耳，绝无反对回校之意。

七月一日

锡予来。枚荪来，手一函，谓昨日之会发言过多，愤懑之情，不能自遏，于事无补，罪大恶极云云。又谓出处之间不能照顾大体，只能顾小节，故自下年脱离北大，嘱以其函转孟邻师。余与锡予慰解不效，匆匆去。乃偕锡予诣端升就商，不值，至锡予家小坐。锡予言枚荪谓孟邻师未必提出胡先生，锡予颇以为然，余则不信也。孟邻师绝无把持之意。师在校既无私人，政治上、社会上地位甚高，岂恋于此？今日之兼者，必为友谊所劫，不得不出，兼之所以示不愿出，非不愿放也。锡予又言昨日会后流言必多，枚荪再言辞或将传为求起，此信不为之转，当自寄。因将信收回，相约不更向他人言，乃还舍，已十二时半。

七月二日

三时雪屏来。……同食米线后至才盛巷，晤枚荪、廉澄、物华。雪屏与枚荪谈较久，劝之甚力。枚荪言昨函已寄出，并加数语，坚绝反对校长兼任官吏，并以张廷休辈为言。十时还。恐孟邻师突接枚荪书，不知所谓，甚且益增双方误会，乃作一书上孟邻师，略谈前日会场空气，并为枚荪解释，希望师将经过向之一谈，并以转告同人，或能抽暇来昆明一行与同人小聚。拟托端升明日带渝。

七月三日

诣端升，值其欲出觅医为其少子治病，乃偕出。以前日之事告之，彼竟全不知也。托其到重庆即往晤孟邻师，并以函托之。端升能否飞渝，尚不敢定。还舍。锡予来。十一时顷，铁仙传端升语，已成行矣。……

(下转6版) →



蒋梦麟(孟邻)



梅贻琦(月涵)



周炳琳(枚荪)



饶毓泰(树人)



张景铨(峴侷)